

燕 山

期 九 第 卷 三

短論

雜誌年

九一八以後，知識份子感着國難嚴重，有喚起民衆共同負責的必要，一夥一夥合起來辦雜誌。雜誌漸漸增多，到本年，乃有人稱爲雜誌年，自然因爲雜誌出的特別起勁的原故。

假如我們細心觀察，便會知道國內一二十個雜誌，實有各種不同的意義與目的，第一是政治性雜誌。幾年來，政治團體的宣傳，有了很大的變化。以前的羣衆集會，貼標語，喊口號已爲人所厭倦。電影，戲劇

都需要一個雜誌，借牠宣傳自己的主張，防禦敵人的攻擊，團結同志，拉攏朋友，雜誌就是政治鬥爭的堡壘。政治雜誌數目多到算不清，最著名的有民族（陳公博）南華（曾仲鳴）再生（張君勱）復興（中國建設學會）獨立評論（胡適）等等。第二是商業性雜誌。這種雜誌目的在廣告，做商業上的工具，如申報



長 征

目 錄

青年園地	父親的病	文壇鱗爪	夜	暑期記事小輯	別了漢皋(續)	悼詩人	土圍牆內	因	農村素描——徵文	預防針	出版與校對	雜誌年
馬聚文	馬聚文	馬聚文	馬聚文	馬聚文	馬聚文	馬聚文	馬聚文	馬聚文	馬聚文	馬聚文	馬聚文	馬聚文

與播音不是容易辦的事。大家注重報紙雜誌這種經常的宣傳。報紙還需要很多經費，雜誌不拘篇幅，出刊期，一向信用又好，乃是最便當的工具。現在各種大大小小的政治團體，以及一個團體裏面的一派一系

月刊，新中華，東方雜誌，中學生等等。這些雜誌雖含商業目的，但是辦理得法，文字有價值，在文化上有相當貢獻。不比政治性雜誌，第一流人物既然沒有工夫動筆，二三流人物弄些東西雜湊，常有促襟見肘的樣子，第三是純文化雜誌，這種雜誌最少，我們只找到科學，科學的中國，人文，學藝，華年，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等不多數種。第四是報告性雜誌，乃是一個機關借此報告牠的事業，順便宣傳，如國際貿易導報，中行月刊，中央銀行月刊等。各機關公報皆屬此類。第五是趣味性雜誌，這類雜誌或者有高深的目的，不過登載文字是為引起讀者趣味，作文的人也為快意。這類雜誌近來很發達，著名有論語，新語林，十日談，人間世等等。一切割報皆可歸屬此類。

以上幾類雜誌，報告性雜誌最多，我們只要看一個小的機關也有一種雜誌就可以知道了。政治性雜誌很多。趣味性雜誌也不少，因為可以把握多數讀者。我國雜誌十之八九是要賠本的，趣味性雜誌因可多銷，經濟上常可以自給。純文化雜誌數量並不多，推動文化向上的力量薄弱。商業性雜誌數目最少，商務印書館佔了好幾種，因為該館新書廣告甚多，其外很少機關能賠出一筆大經費辦雜誌。

雜誌雖然增加很多，讀者不能隨比例增加，現在大多數人還沒有讀報紙的習慣，讀雜誌當然更不容易。雜誌找不到讀者，便賣得很賤，甚至有不要分文送到書店託銷的

，銷路狹仄，辦雜誌愈要賠本。政治性雜誌，報告性雜誌，反正預備賠本，只願自己能拿出貨來，不大能為讀者設想。商業性雜誌為廣告原故，很留意讀者的需要。如申報月刊登載的文字，充實，簡鍊，曉暢而且富於時代性，中學生能抓住中學生的需要，皆是極好的雜誌。

現在雜誌過多，一個雜誌要想抓住若干讀者，絕不能敷衍門面，人云亦云。一個雜誌要劃定一部份人為讀者，觀察讀者的需要與胃口，而供給他們精神上的糧食。一個雜誌須要有一個雜誌的個性。

現在郵局與銀行有代訂雜誌的辦法，大城市的讀者固然可省手續，內地讀者尤其得到便利。此種辦法可使雜誌增加內地的銷路，我們真要感謝郵局與銀行的賢明！

出版與校對

長 征

自從西洋印刷術輸入，印刷變成很便利的事，到現在，對開大張報紙，一點鐘可以印十多萬張。新書店一年比一年增多，每年有巨大的利潤。除書店外，個人與團體又印很多的書籍與雜誌，個人的著述，可以填在履歷上，機關更把出版當做事業。印刷機器張着血盆大口，每日吞嚥無量數的稿子，稿子的需要增多，能寫的人與不能寫的人，有空的人與沒有空的人都忙着寫稿子。從前寫文章是為看的，選擇一些好看的文章去印刷，現在為印刷機器所逼

，寫出的文章甚至來不及再看一遍，就交付手民去印了。從前寫好待印，現在印逼着寫。

因爲這種情形，一切印刷品——書籍。雜誌，報紙，傳單——中的文字，便很多是不通的。怎樣才算通，原很難說，從前有人說，要讀過三通，文字才通，這是高調。普通說，一篇文章，文法要沒有錯誤，辭要用得恰當，要有條理，方才算通。拿這三個標準去衡量一切印刷品的文字，便有許多是不通。不通的文字，就是內容好，也令人誤會，費解，假如內容不好，那就真是「災梨禍棗」了，寫的文字或爲記事，抒情，或爲傳事，達意，我們既不能剝奪不通的人使用文字的權利，當然沒法使寫出的文字都通。但是印的文字是給多數人看的，假如不通，遺害甚大，應該設法糾正。中央審查印刷品，尙未普及，大約德重思想及內容。盼望中央擴張審查範圍，各省皆設機關，一切不通的印刷品皆不許散布。

通順正確的稿子，拿去印刷，也會錯字百出。固然固爲印刷工人缺乏訓練，校對的人也不負責。記得民國八年以前，書籍上錯字很少。「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一方面印刷品增多，一方面工人忙於「運動」，印刷草案，連商務印書館出的書，都有很多錯字。現在除上海亞東圖書館外，沒有書局能誇口，說出版的書沒有錯字。最有名的申報，現在也有很多錯字，例如九月二十二日的報，要目有「日美機八十架飛往哈爾濱一條」，原來「美」字是

「本」字之誤，書報之錯字，有學問而細心的人，費點心思可以猜得出，有時也沒有辦法。我近來讀書，手裏總要拿一枝筆，不是做筆記，乃是改錯字，打傍線。有時改一個錯字，要費去很多工夫。假如不知錯誤而隨便讀了，一定得到一個錯誤或糊塗的印象，致思想不正確，思想不正確的人文章不容易通順。原來不通的人，讀錯字多的文章，更會不通了。

我們看歐美印刷品，錯字少極了。聽說有的書店，所出的書如有錯字，可拿去換新的，與我們中國相比，真令我們慚愧！

我看錯字與文化的傳播影響很大，盼望大家注意。印刷工人的訓練要改良，不能老用學徒制度。北平故宮印刷所的工人，印出的書皆沒有錯字，因爲工人有良好的訓練。校對的職務不可看得太低，要選擇有學識而細心的人充任。印刷工人與校對，要對錯字完全負責。一天我們印出的書報有錯字，便是我們文化落伍的記號。

預 防 針

程心芬

張天人下了社會問題課，便匆匆的跑回他的公寓，對這巍巍的紅樓，萬花齊放的校園，熙熙攘攘的運動場，都沒有一點兒留意，而且只這麼幾十步的距離，還像有人趕他似的，銜枚急走，他的眼睛雖然直挺挺的望着前面，可是他的眼珠早已溜到別處去了，對面來了洋車，他一點不覺得，直等到車夫氣喘喘的推他一把：「先生躲開」，他才恢復了他的意識。

他本是住在宿舍裏面的，自從年假後，不知爲什麼移至外面公寓內，據他告訴同學：「校內太亂，一個人住在外邊，便於用功」，可是大家都不相信這話，因爲他現在整個的與從前不同了，截然是兩個人，從前他喜打球，愛說笑，並且話多談諧，頗具風趣，所以同學們都好與他交際，近來則默默的上課，也不大用心聽，兩隻眼睛直瞪着教員的臉，上體育時，也不下場，對教員說。「他的腳壞了，有的同學想與談談天，他只是漠然的點頭兒，要是問他一句：「你有什麼心事吧」。他便面色微紅，冷冷的答道：「唉！沒有什麼」；便悄悄的走開了——於是大家都推測到他有重大的煩惱。

這天回到公寓，見他的房門仍然鎖着。

「夥計：王小姐沒有來？」

「沒有來，有您一封快信，在櫃房裏。」

快去取！他心中一跳，「沒有要匯錢呀！何必來快信，一定有什麼事情發生吧！或許那件事這樣迅速解決了嗎？」——一團狐疑。

在這晚春的天氣，陽光雖然尚未那樣焦燒炙人，而似這樣走過路的，也覺得暖暖的有些夏意了進了房門，擦了擦汗，口中非常的乾渴，對着壺嘴喝了一些白開水。才稍稍的好些，燃了一支烟捲，斜臥在床頭，一邊看着悠悠上升的烟圈，一邊凝視着床邊上所懸的那美麗的，活潑的倩影，她是穿着游泳衣照的，露着白玉般的大腿，蓬蓬的乳房，曲線畢露着，更顯得迷人，那是去年的暑天，他們認識了不久，暑假開始時，他約她往海邊去玩，她毫不遲疑的隨他去了，在青島住了半月，那是多麼的甜蜜的時期呀！他們便默默的定了婚，雖然她沒有要求結婚，可是在她的心已經忍定：「我已與你同居過，還不要結婚嗎？」他那時也真正的快樂，第一回嘗到熱戀的滋味，尤其是擁抱着這樣天真的，活潑的熱情的女郎，他忘掉了一段的艱難

，忘掉了世界上一切。只看見前途是光明的，世界是快樂的，整個的宇宙是和協的。他們白日在海邊游泳，黃昏時候，比肩散步，有時候還互相照像，可惜他們沒有自動機，不能拍個合影。

唉！誰知那時的快樂的種子，正造成了現在的悲哀，他又瞞了瞞那小影，過去快樂影子，雖然一幕一幕的浮動着，而怎能抵得住現實的阻碍的抑鬱呢，不由的憶起社會問題教員的一段話，更戳他的隱痛！

「……由以上可說的關係，社會上起了大的變化，這驟然的變動使社會意識形態，斷然分開。種種矛盾發生，於是產生了許多社會問題，也就是社會上的病態：重婚，離婚，通姦……等等就是好例子。尤其是我國是受外來資本主義，工業革命襲擊，社會上起了突然的變化，新舊思想的矛盾，顯然易見，比如諸位有糟糠的太太，而來到這大都市，那一個不想再戀一位摩登「哥倫」呢？可是法律上又不許重婚，離婚尚得舉贍養費，即使你願意出錢，而太太走不走也是問題，並且家庭往往以為名譽攸關，不許離婚等等，這個問題真難解決，假如諸君有此問題，以為應當如何解決？我勸你不要把此事掛在心頭，人生的意義偉大的很，何必為此問題費心思！我勸你不用再戀什麼愛！只好認為時代的犧牲吧。」這時夥計推門進來，遞給他一個信封：

「天人知悉：連收二函，重讀再三，父雖年過半百，

而思想並未較汝等為落伍，對青年苦衷，頗為了解，故對汝離婚之事，也表贊同，蓋汝等既無感情，視為目中釘，甚至年假不回家，不但你精神苦痛，志氣消磨，而抑鬱過甚，將成瘋狂，不然則涉足花叢，害更大焉，故日前請孔老伯，王老先生托其與耿親家接洽，探其意旨。據云：耿翁以為萬萬不可，書香門第，千金豈能再離？其兄以為感情不合離婚亦可，不過按諸法律，汝妻並未有過失，得給相當之贍養費，而子女問題尚在商議中。不料此時汝妻聞之，悲痛欲絕，携男抱女，跑於吾二老面前，誓死為張家鬼，活是張家人，由此觀之，離婚迨不可能，父為萬全之策，莫若汝在外另娶一妾，較為妥善，諸希三思。萬勿率爾行事，全家平安，惟汝妻因悲痛過甚，乳斷，紅兒傭汝娘伺之，此間 近佳，父字。」

他的手亂顫了，眼睛一遍黑，矇矓中只道：我不是成了時代的犧牲者嗎？

他手中的烟捲頭兒落在氈子上，茸茸的毛兒上，旋起了一縷煙，一會兒燃燒的範圍擴大了，圍着烟捲頭兒的黑圈發出點點的火星。

「嘿！這是什麼味兒？」像片上的女郎推門進來，她今日盪着髮，卷卷的烏雲，襯着白白的臉兒，紅紅的口唇，現得更年輕了，他換了新做的絨大衣，也許為上這裏來吧，裏面未穿旗袍，只穿着一件露胸的絨衣。

「嘿！要燒死也不知道呢！她推了他一把。隨手滅掉

殘火。這時他才恢復了意識，看見她的新裝束，「唉！我還有資格擁抱這樣的女郎嗎？」他心中想。

沈默了半晌，她看這樣頹廢，憔悴的神氣，沒有一點兒往昔火辣辣的熱情，在這裏來見面未接吻，還是第一次呢，她料到一定有什麼事情。

「你怎麼這個樣兒？」她把她的手搭在他的肩上。

「呃……」他只是瞪着她，她這時看見枕旁的一個信封，隨手拿起，他雖有心奪回，不讓她看，可是手不知為何伸不出去。

「嘿！娶妾，誰高興作小老婆」。雖然還是滿不在乎的，嬌態的語調，而顯然的面色變黃了，手也稍稍的顫顫了。

「唔……」他依然只是眼睛望着她。

「你難道沒有什麼辦法嗎？」

「唉！你替我想好不好？我實在沒有什麼辦法」。

「虧你大學要畢業呢！這點事都想不出辦法，你不會給她點什麼吃，那不很簡單」嗎！那……那……不成，無論吃了什麼死了都可驗出來！我也想過這種辦法，他瞪着大眼睛汪汪着淚珠。

「你不會給她點虎烈拉爾嗎？我的同屋的！那個學生系物的，昨天在中央防疫處買了三四瓶來，什麼，虎烈拉，腦膜炎，白喉猩紅熱都有」。

「哈哈……」他跳了起來，方才的愁悶陡然逃走了

，好似入了另一個世界。

「我可去偷點來」她把身子放平在床上，微微的笑着。他高興極了，喚了一聲「吾愛」未等她回答，他便把舌尖吐在她的嘴內，互相吸吮着……他們倆沈醉在熱烈的擁抱裏。

二

夜之翼遮掩着這小小的村莊，一切的人們入夢了，整個兒的沈淪於靜穆之中。只有這間房子裏，從半掩的門內，發出微微的燈光，可是也沒有什麼聲息，只隱約的聽得小孩的呼吸。月光像水一般的瀉到地上，燈光是黯澹的，全屋的陳設都呈現着模糊的雙影，戶外的樹梢借着月光，映在窗上的影子，忽的搖曳起來，隨着一陣夜寒襲入，她覺得是又刮起風來了！

「唉！刮起風來，他不苦了嗎？」

她今夜把他的紅兒哄睡後，自己不像平常便也睡了，只是坐在坑頭打瞌兒。過不了一兩分鐘，便睜開眼睛，瞧燈光，聽聽有沒人叫門聲，她坐了好久，仍是沒有什麼聲息，只聽得沙沙的樹葉兒亂響，大概風又刮大了吧！「也許刮風宿在城裏了」！雖然她這樣推測，可是並不關門安寢，仍然如此的期待着。她覺得她的眼睛發乾，用手揉揉，又有點痛楚，這時她不要睜了，閉着眼睛回憶起來

她想到初婚的時候，他對她那樣的好，每夜總是抱着她睡，常常喚她親愛的姐姐，我的神等等，有時半夜醒來，非使她叫他一聲弟弟不可。她羞怯的不理他。有時候他要捫着她的乳峯睡，她故意不給他，待到他眼圈紅了，她再拍拍他，抱住他……自從他進了中學，便有些不一樣了，脾氣大了！回到家，挑鼻捏眼，不是說衣服不時，棉袍下擺做的肥了，同學們譏笑他穿的像道袍，便是說我 TOO 鄉下氣，不穿短裙子！唉！我為什麼不願時髦些呢？我也願穿短裙子，露着高高的襪子，可是婆婆說，「沒有應酬穿什麼裙子」？我也願剪髮，多麼省事呀！可是婆婆常常罵剪髮的是「少調教的野丫頭」，我怎敢剪呢？唉！就是這樣，回家住不上一個月又跑了……算來，我這樣一年兩度等他已经二十回了！

她想到這裏，忽然的似一塊石填在她的胸口：

「他要與我離婚呢」？比刀子穿她的心還疼痛的難受

「這回回來與以往不同呀！是不是他還堅持離婚呢？」

同時她又想：也許我對他哭一場，看着這兩塊肉的面，轉回心來吧！公公不是已允許他娶小老婆嗎？她想到這裏又似發見了一道閃閃的曙光。

她朦朧的又瞌睡起來了。

這是第二天的正午，太陽毒辣的射在地上，什麼東西都是熟烘烘的，一隻大黑狗吐着舌頭氣吁吁的在院子內拖

着尾巴兜圈兒，有時對着北房門口旺旺的叫兩聲，把尾巴碰那閉着的門板，這時因為來了一位生人。

「怎麼今天才回來？紅兒他媽等了 you 一夜哩！」

「唔……因為刮風……也是城裏有人請客」。

雖然隔着一間堂屋，她可聽的非常的清晰，是她的丈夫的聲音，知道他是回來了，在他的婆婆房中。她不自覺的把小紅兒放在炕上，梳梳頭髮，摸摸衣角，回頭又掃炕上的塵土，「唉！對我還似以往嗎」？心中仍然壓着這塊石頭。

「你累了吧：回到你房內歇歇去」

她把紅兒慢慢的拍着，按以往的經驗，他聽了他母親的催促，並不立刻回到他的房裏來，所以她的心情比方才聽他說話的時候，不怎樣的更緊張。

忽的門帘一動，一個稔熟的面孔，笑迷迷的踱進來，沒有一點兒怒意。看着比前年那次回來還高興呢。她不免稍稍吃了一驚，於是把頭垂下向着紅兒的小臉故意的不睬他。

「喂：奶媽呢？不是說僱了奶媽嗎？」

「哼：等着她媽死了再僱奶媽吧？」

「唉：嘿！真氣大呀！我看見爹的信上說僱了奶媽」

他仍然是笑迷迷的，走近她的面前，低下頭來，在那將要睡着的小臉上，輕輕的吻了一下「這樣大了，長的真快呀！」

「哼從前你見她的時候，才一個多月呢」。

「唔……」收起笑容，繃着險兒，靜默着，他感到一種說不上的苦痛，好似世界上的一切設施都是故意揶揄他，愚弄他，使他左右為難，他真想把這屋內的東西搗個粉碎，出出這口悶氣，可是又一轉念「我這次回來有辦法呀」？他又忍耐下去了，她看他一語不發，只是呆呆的，「也許是在懺悔吧」！她下意識的想着。

「我告訴你吧……沒良心的，我聽說你要與我離婚！唉，我且問你憑什麼？我來到你家沒有作一點錯事，什麼我都忍耐着……唉！我真氣的要死……我斷了奶，要不是公婆待我好我早就……僱了一個奶媽，這個東西又不認她的奶，連抱都不讓抱，爺爺進城買了兩桶代乳粉，他倒還肯吃，奶媽早就走了。」

他聽了這一堆話，免強的笑了笑「你何必生氣？」

「生氣？你要我的命我也不生氣？」

「我是說：你正在年青，我一年不定回家一次，不如你嫁給別人，落得日夜……」他也覺這樣的巧辨是不能掩飾得住的，所以說着也笑了。

「呸！什麼話，難道你不回來我偷了漢子？我不是離開了男人過不了的，像你們男人呢！兩天沒有女人，便睡不着覺。」她說着也格格的笑了。

「也許是我打算錯了，反正已經過了的事，何必再想他，我不是又回來了嗎？」

她聽了這話，有說不出的一種快樂，好似他摸着她的

心懷，她輕輕的拍着紅兒，慢慢的踱他的面前，瞟着那雙緊閉着的小眼，嫵媚的說：「這個小東西這多麼的美麗呀！你捨得丟開她嗎？還是使她離她的娘？」

「唔……」這又似鋼針穿他的心，下意識的嗅了嗅那小臉蛋兒。

她把她放在坑上，蓋上薄薄的單被，在坑沿上橫欄上兩個枕頭，那是怕她夢中滾下來，這時他呆呆的坐在椅子上，垂着頭兒，右手托着下顎，在思索着那偉大的預臨。雖然他的心懷又感到一陣痛楚酸辛「你捨得丟開她嗎？還是使她離開她的娘」又湧現在他的心頭「唉！我真幹這種慘忍的事嗎」？他現有些搖動了，不過一會又記起再結婚的榮耀，請學長作証婚人，把結婚的影片登在畫報封面上。並且小註是×大高才生張天人與運動花王……再買一大綱絲床……摸她的柔膩的乳房，在被窩裏用手電燈照她的大腿……定可以允許我了，想到這裏他的苦痛與幸福又抵消了，而且幸福還似更多一點兒，「我堅定我的意志！」

「你累了吧！吃點什麼東西，睡一會吧」，她以為是累了吧！

「唔，不大累，娘已經吩咐他們弄去了」他見她站在他的面前，大吃一驚。

「新來的這個厨子什麼也不會做。就是個做長活的，我看看去，吃點掛麵好不。有鹹鷄子，醃肉」

「哦！不十分餓，你隨便弄點吧，你陪着我吃……不要掛麵，太熱了，最好來點水飯！愈涼愈好！」

「噯！你也敢吃涼水飯嗎？真的一年不見變得這樣粗燥了，現在患霍亂的太多呀！」她回憶他從前，無論怎麼熱的天，稍涼一點的東西他是不吃的，說是先生告訴他：「預防傳染病最好的方法是吃熱東西」，現在他不講衛生了嗎？」

「不碍的，我不怕了。」

「噢！你也打過預防針吧，假如打了這個，吃什麼也不怕了。前街上新開了個西藥舖，咱們家中全都打了針，我前天才打完最後一回的，今天還有點痛……你們學校是講衛生的地方，北平大地方……」

她說到這裏正要捲袖子，讓他看看這錢大的紅斑，不是學校講衛生的地方北平大地方，打針也要紅一塊，還有些酸疼，不料他的丈夫忽的睛珠兒上吊，露出魚白的睛青。從椅子上跌下來，她趕上前想把他扶起來，可是也不知因為他太重呢，還是她太無力氣。拖他兩次。都又跌下去。

怎麼了……中暑吧……

她見他仍是呆呆的翻白眼，恐慌了，用手捫捫他的鼻子，還有氣息才稍稍的放了心，她輕輕的捶他的背，撫摸着他的頭髮，低低的問道

「你覺那不好受呀！怎麼啦，爲什麼不說話呀。請個醫生看吧！」

「我……恨透了醫生，恨透了西醫，唉！萬惡的預防針，你消滅了我的幸福！」……

四月廿七日於北平師大

香水脂粉

八個月間之輸入統計

擬海關報告：本年一月至八月，八個月間，全國香水脂粉輸入一·一五五·一一五元。較去年同期增七萬餘元，內滬市輸入爲八七三·九九九元，佔全國十分之七以上，而八月份全國輸入數爲一四八·九七七元，滬市一一九·八一五元。輸入國以美爲首位，法英日三國次之。

農村素描

(徵文)

這幾年來，農村因經濟破產，大改舊觀。處處都現着衰落氣象。在農村裏，雖然莊稼仍舊的生長着，農民的面，卻深刻着愁紋。

當我們到農村去，首先見到的是村落。在我們那裏，因為緊靠唐河，所以有十幾畝地的人家，便住磚房，並且還有幾層階台，以免水淹。有兩句歌謠來形容它：「外頭是大磚房，裏面是四堵牆。」正是說農民之窮。現在我大概說說農村景況：

農民的重視肥料。

農民自然是種莊稼，種莊稼所需要的東西是種子，農具和肥料。他們看得肥料的重要，幾乎和寶物差不多。你永遠在街心裏看不到一堆糞。即便一個八九歲的小孩，看見街上有一堆狗糞，他都會跑到家裏拿出鐵鍬，鏟回家去。所以，在街上，每家門口，都有自備的男廁——女廁在家中——，以免利權外溢，街上滿是五方尺的廁所，以致一下雨，臭水便流於四街。

洋貨深入民間了！

農民穿着的衣料，的確和從前不同了，洋布當下已佔

了重要位置。除了多數終日勞苦的農夫，其餘全穿了洋布，而且任何一個農人，都有大褂和棉袍，這個，在二十年前，是不經見的。

無論怎樣人家的女兒，或年輕媳婦，都趕着去「摩登」。褂子的小，遮不住褲腰。她們一低頭，不願叫人看見的肉，就會露出來。布襪在她們之羣裏已經絕跡。粉紅色的蛋青色的襪子，由「省穿」而變為「常穿」了。由她們的鞋，一直到男長工的鞋，鞋臉都是那麼長，每人都有自備的鞋拔子。這樣去「摩登」，只是多買點洋貨罷了。

農村的姑娘。

剪髮在農村也頗時興，但一般女孩子們多不肯那樣做，為的是出嫁的時候好叫父母多買一點首飾。但你要不行細觀察的時候，或者以為她們全是剪髮的姑娘，因為她們除了有頭髮簾之外，兩側還留下兩縷剪齊了的頭髮，從前面看，正像一個剪髮的姑娘啊！據她們說這形式還是從大地方行下去呢。

在農村裏，除了新嫁娘，沒有束胸的女子，較之城市之摩登女郎舒適的多了。她們全有晒黑的一張臉，和健康的身體，大半能和男人在田地裏一樣的操作。一個十五六

劉 釗

育德中學
高中二年級

歲的姑娘，便能挑動兩大桶水。

誰說農家樂？看看他們的食物。

農人的食物，決不是城市中人所想得出的。農人們只有麥熟或秋收時有充分的糧食吃，平常全以菜爲主要食品，園裏的菜，野菜，或樹菜——春天的小楊葉，和榆葉，在春天他們每飯必需吃兩三碗。

吃飯的時候，七八日入守着一小盆飯——每人祇能分上一碗。吃不飽的只有努力吃菜了，所以在村中常見的小孩們，全是肚子撐得像氣哈蟆。

兒童們一樣的工作。

在這夏季，十一二歲以下的男孩是永不穿衣的。略大一點的孩子，都要背上筐去砍草打柴。農人的家裏，決不要閒人；地裏常常可以看到十個八個光着身子的小孩蹲着砍草。

小孩們的身體，個個都像鐵一般的黑。他們每天總有幾次澡洗，在大坑裏，青蛙似的嚷一陣，便跑出來，在太陽下一蹲。太陽的威力在這時候是無如他們何的。他們的身體，全鍛鍊得很健壯，都能做吃苦的工作。

農民的住宅。

農人的屋子都不夠住。三間屋能住七八口人，但他們的被子至多不過五六條。夏天總是露宿。露水似乎對他們沒什麼作用。三間屋子，便是寢室，倉房，牛棚，和廚房。

• 但他們並不覺得怎樣不清潔。

行的問題。

農夫們走路全靠着「雙保險」的兩條腿。坐車的是富點的人。騎自行車的差不多是一些流氓。路是窄窄的帶着兩條溝的土路。現在大路有的改成汽車路了。路雖高了，寬了，而侵佔的民地，也真不少，若說走汽車，那恐怕就會使坐車的倒出腸子來！

負債和債的一樣的不好過。

個個農人都愁着沒錢，因爲金錢流入都市了。農村金錢不敷流通，無怪乎穀賤傷農了。

「人窮志短，馬瘦毛長。」因爲種地還得下本錢，窮人便不得不硬着頭皮用三分利去借十元二十元的賬，在每個農村裏，至少有三分之二是負債的，只有一小部分是自足的，另一小部分是放債的——不是地主，但現在的農村，放債的和負債的一樣陷於困境。負債的沒錢還債，便把地抵押給人家。出地的人是沒辦法了。但放債的收了許多地，沒有錢一樣的不能種。這樣大的利息，誰又敢租地種？

農村的禮義廉恥跟着農村經濟破產了！

「暴骨」（註——即破產還債）這是多麼可憐而又可怕的名詞呢！但現在人們却聽慣了，成了一種極平常的現象。甚至於還有故意暴一次骨而企圖還清賬目再落一點東西的。人們說：農村的禮義廉恥還保存着。其實肚子餓了，只有食物能充飢的。現在農村的禮義廉恥隨着農村經濟一踏

破產了。

艱年出富家！

穀價的跌落，使地價猛落下去，還趕不上從前的半價。地雖然賤了，但買主又是那樣的稀少，他們能使地價低得無可再低，然後再買，所謂「艱年出富家」，確有道理。

一十至五十歲是農人的黃金時代。

農家是養不起閒人的，須人人各盡其力。從二十到五十是黃金時代。運命隨着年齡而轉變。無論他怎樣老，只要能動，便要作工，至少可作一點菜園拔草一類的輕微工作，但這時不免遭自己兒子的白眼了，不說他白吃飯，便是說他老沒有出息的東西，甚至還有打父親的。的確，在黃金時代，男子在家中是有無上威權的，能總管家裏一切的事，能支配家中所有的人，即便吃飯的時候，先叫他吃飽，乾糧讓他吃夠，用力的工作他作，按他自己說來，自然他該享特權了。

農村姑娘有「體己」。

子女在農村裏所受的待遇是不平等的。當兒子不見得優於女兒。在小康之家，女兒便列入賒錢貨了；而在窮家，女兒反成值錢的寶貝：當兒子的做完了家裏的生活，便必需到外面去作短工，掙的錢給家中作零用；女兒作完了家中的活，有時也替人家作點針線，但工錢便成了她自己的體己。麥子熟了，她們去拾麥，麥子又成了她們的體己。

秋天不管家裏的穀捐了沒有，去給人家捐穀；不管家裏的棉花摘了沒有，却給人家去摘棉花。吃着家裏的飯，做着人家的工，掙了錢是自己的體己。冬天紡棉花，賺了錢不用說仍是自己的體己。到了出閣的時候，當母親的當女兒的只嫌買的東西少。其實有二千元不動產的人家，拿二百元嫁女兒，也就足夠受的了。因為農民的錢太難得了。農村男女承繼權的平等永遠不能實行。有幾個女兒是嫁在本村？她們帶不了地去啊。

窮大輩！

窮大輩，這句話，在農村是常聽到的。為什麼窮了便大輩？因為凡是窮人不易結婚，祇能等到三十四十歲時，積下百來元，才可以娶上十或者說買吧——一個不到二十歲的女兒做老婆。即便三十多歲見了兒子，你想不到富家的晚十幾年吧？輩輩如此，以至於凡是窮人都是輩數大。

兩性問題！

這問題是整個農村的問題。許多壯丁都還當着光棍，另外有一大部分二十多歲的大閨女，沒人娶的起。常聽到壯年農夫談話，不是說老王家的女兒和小三有了事，便是說李家小五和他嫂子有了勾當。不然便開個玩笑說：「喂！你獨立着呢，王寡婦也獨立着呢，你找她去，共和了好。」

兒童們是純潔的，但是善模仿的。大人們談話，會深

深的印入他們的腦中。所以小孩們的遊戲（只限十一二歲以下的小孩），多是「娶媳婦」。而大點的男女小孩，不免也要作一點背人的好事，這類事在鄉間是不斷的可以聽到的。他們和她們之間，不是有某種戀愛的意味，只是不良印象的演映罷了。

村童的遊戲

村童是最愛遊戲的。大的最愛捉迷藏，較小的男童白天最愛放牲口。但這類的遊戲似乎和他們絕緣了，因為捉迷藏是晚上的遊戲，但這幾年晚上成了土匪的世界，兒童們只好讓位。只有白天，還可以看見十二三個小男孩在放牲口，用馬蘭草綁着五六個七八歲的小男孩，用一條鞭子打着跑。他們是一樣的作養馬的工作，雖然成人們看不出一點意思。

農村教育是怎樣的？

提到農村教育，那真有點可憐。農人寧願讓他去砍草，也絕不願叫他的小孩去念書。兒童們的家長看見書上鬼子青蛙都會說話，以為是玩笑，看見書上富有曲線美的女人圖，更有點頭痛。學生視學校如監獄，教員又那有看着學生是小朋友的？

學生大部分的時間消耗在寫字上，另一大部分時間消磨在唔呀唔呀的讀書聲中。兒童們並感不到一點興趣，不過像沒底水桶的，一邊倒一邊流罷了。兒童的精神，都不

是活潑的，好像都長了十歲似的，正像「老張的哲學裏」老張開辦的學校一樣。

私鹽是那裏來的？

造私鹽在鄉間成了一個重大的問題。由春天到夏天，是產鹽的季節。遍地是男人和女人，用小鋤一鋤一鋤的刮，弄到家裏，費許多工夫，造成些少的鹽——平均一人一天頂多過不了十斤。他們是不怕犯法的。他們說：「犯法？犯法又怎樣？吃獄裏的飯倒省了家裏的。請問吃樹葉不要鹽怎吃？鹽又那樣貴——五十多個銅子，還不給夠斤兩。非叫我們死不成？再說，自己地裏的東西不許要，不是封了銀子了嗎？我們要吃的起山珍海味了，自然買的起鹽了。可是高粱都吃不起呢！我們不當刮鹽嗎？」

他們自以為名正言順，大胆的刮鹽，在每家的院裏，都有一丈多大的鹽池。在農人黑污的臉上，也常常因這個帶了微笑，還常常說：「這也算一季莊稼嘍！」

最後幾句話

農民的生活，決不是在城裏人所能想的到的。也決不是筆尖所能寫得出的，總之：農民的生活，不是人的生活，農村不是人間，而是地獄。

囚

方英

前些日子，又跑回年來未見的北平，以前的舊屋是再沒我的位子，當下又不能找到新的窠巢，東一天西一夜地，去到幾個熟朋友處摸宿兒，混過了一些時日，然而此實非長計，便到四下找房。

一天，遇到東城一位朋友，問我何時到了這裏，現住何處。我就把近幾日胡鑽亂跑的情形告訴了他，他說：

「正好，你搬我們那裏吧。我們附近房子很多，且例來比西城便宜，我可以給你找。」隨後他又說那方面學生多未來平，不致像傳聞所云，整日打牌唱戲地那樣嘈雜，因地方僻靜，大街馬路上馬車的鬧聲皆無所聞；又說，吃飯有幾個非常便宜的小館——七大枚一碟炒菜，五大枚可吃美味繡紗餛飩……除却交通不甚便利，可無一弊，

朋友的話打動了我，我說交通不便正可減少我出門胡跑，當下便把我房的事託了他。

很快，第二天他就在電話裏告訴我房子找妥，我的行囊是異常簡單的，一輛洋車連人帶東西便拉到這家沒掛字號的公寓來。

這公寓房子很多，我住的却是另一小院，共有小屋七八間，現在只住有三兩人，清靜非常，我的屋子是一間狹

小得使人有些氣悶的南房。一張床舖，一張長方小黑書桌，一個三層黃色小小書架，再就是兩把椅子——一把算是我的座位，一把却被臉盆等物佔去。就這幾件，令人要就心看他的健康的傢具，便把這小屋子擠得緊緊，轉個身都要有些礙事了。

屋子南面，開一低矮玻璃小窗，外面裝有生鏽鐵絲紗窗，更欄有幾根細鐵柱子。窗子外面不知誰家高高的房子，相距二尺左右，將窗外形成了一條長夾道，屋子就永被遮在陰暗裏，正午很短時刻才會有一點陽光將窗口幾根鐵柱的影子照到屋裏，但移時遂即失去。離窗子不遠，有一廁所，陣陣霉味臭味，恰好順了這條夾道可以方便的吹進屋來，屋裏也常保留了這種氣味，使人作嘔而且窒息。

許是這屋子久無人住，窗子的玻璃上積滿很厚一層泥垢，成半透明，下邊兩邊還糊了一張黃色的花紋臘紙，且不知何人在那上面題有毛筆的英文歪詩：

Miss, Miss,

I Love Your face.

Come here, to kiss, a little of times.

這些地方，雖皆有礙屋子的觀瞻，我却無心把牠去掉，這與其說是懶，則毋寧說是我可以在心下苦悶得無法排

解時，看到這歪詩，看到這變黃蠟紙，任意描想着屋子舊居人的模糊不實的影像，可以想像到那種無聊的人的整日昏迷的神情，可以想到許多這類的無所事事的人的可憐的可恨處，自己便不由默然苦笑了。沈沈于此種幻想中，我時常是消磨去幾個鐘頭。因此，屋子雖然狹小晦暗，却正好利用靜默將自己一個顛簸震蕩的心得以重歸寧靜，無謂的煩燥脾氣也可以借此稍稍加以磨礪。住在這裏，我是感到非常適意的。

搬來這裏不久，幾個朋友即過此看我，問我房子的價錢以及公寓中其他各種情形。我回答說，一切皆洽如我意，房錢每月四元二角，地方幽靜，且公寓夥計天真可喜，叫人不好以聽差相待，附近小館誠如那位朋友所說，便宜同可口處皆值令人稱道……

接着我的話語，一位素好幽默的朋友却說話了：

「先生！這屋子倒好，然而正像一個監獄呢。你犯的是什麼罪，你看，這樣一個陰晦霧氣的狹小屋子，襯上這幾根鐵柱子的窗戶，窗外又是窄窄的夾道，一堵高牆遮住了陽光與清新的流暢空氣，如果把門子一釘，名之曰模範監獄，誰曰不宜？」

他這種戲謔而巧妙的比喻恰將我這小屋子給了一個切當的描畫，大家亦即同口說，「倒也真像。」我也隨之作苦笑。

「像也吧，不像也吧，反正我是樂意住下的。」我有

些自得的說，「我這個人，正須一個監獄，把我囚禁，可以強使我和人們隔離得稍遠，不再想鑽營在此種污濁世俗中，免得又遭遺棄。對任何事物，我不會再有什麼興趣與同情，一切皆像成了我的仇敵！我有時真想入深山作隱士了。」

我滿不在意的說下去，大家皆用驚惑看我，那個幽默朋友又說：

「啊，你這傢伙，真怪事！年紀輕輕的人不許這樣說，」他的語氣有點鄭重了，「你能逃避？你要知道，人活着就得預備下銅頭鐵背，去碰。出路是鑽出碰出的。再說什麼一點，你是青年，這個時代是逃避不脫，跑不了的！我警告你，消極可不成！」

我沒有言聲，答以苦笑，心裏却想：

「我當真是想逃避，想消極？我處在眼下這種百無掣援的絕境，可怎麼辦？住在如監獄一樣的這間小屋裏，正好，正好把我囚禁，外面即是沒有我容身處所，我可以鑽到小屋子裏，苦幹一氣再看，現在大家都是吃了只會叫喊的虧，沒有一些真的什麼，一腳跌倒會有致命之虞，自己應該好好修鍊，在這獄囚樣的生活里。我願意，只要幹不用喊！」

大家不再說，沉默佔據了每個人的心。

九月十五完

土圍牆內

沈沈的夜，街上及各地方的電燈早都睜起了眼睛，獨有這土圍牆內却還是黑漆漆的，只有碎碎的捶衣聲不斷的響着，是老母親在冒夜工作，屋內更是一團漆黑，說不定是有人還是沒人。

「你！你……還不到更衣室裏去！……」九點鐘的時候，老母親拉開了嘎啞的嗓子叫。

接着，在那間黑漆漆的小屋子裏燃起了一根蠟燭，黃色的燈光下，現出一顆零亂着頭髮的女郎的頭。

她躊躇的走到那條小木牀邊，坐下來，眼眶裏不知怎的竟盛飽了清淚，懶懶的把那件黑旗袍套上，蹬上她那雙並不值錢的高跟靴，悄悄的躺下來，肩頭一抽一抽的哭起來，可是並不敢放出聲來。

突然，房門打開，母親衝進來，瞪起了三角眼恨恨的叱道：

「你！你！咳！又發甚麼氣！還……還不……！」

她一聽是母親的聲，趕快把眼淚擦掉，急急的坐起來，臉上免強的掛上了笑容。

「娘！……我……我去……！」顫抖着的聲音說完了，她拿過一面鏡子來，並把抽屜內的化妝品也拿了出來。

，在臉上輕輕的抹粉，染脂，理髮，然後對鏡子細細的看，立刻，在鏡子裏現出一個窈窕的姑娘來，紅嘴唇，圓臉蛋，大眼睛，啊！是多麼動人的啊！可是，在她的面頰上任抹上多麼的胭脂，總是不能壓沒那一層悲哀的，悵悵的慘白。

「快點吧！已經黃昏了！你還忸忸甚麼！……」母親催促着，推着他的肩膀，她像被趕往宰殺場上的豬一般的走出了屋子，蹣跚的到了那扇小白門外。

「到外頭不要老板着那副死像！人家誰願意化了錢討不高興！」『是的！媽！你回去吧！』站在門階下，她的臉上突然掠過一陣笑影，與母親告了別，扭轉了頭獨自悄悄的走去，臉上依然罩上了那種悲哀的悵悵的慘白，在遠遠的向着這裏耀眼睛的電燈光裏，她的臉上又品潔的爬上幾顆大大的清淚，可是，現在是在外頭不能隨便流淚的，若教少爺們瞧見了，一定會罵她哩！

她連忙擦了眼淚，可是臉上任她如何的掙扎，再也現不出笑容來，她裊裊的向前走動，心眼兒裏老想着：母親為甚麼看待自己親生的女兒竟如此的刻薄，無情，每次見了面，總要把眼睛瞪成正三角形，說話總要把聲音放成雷一般的大；可是，再想，她老人家終竟也是很難過的人。

兒，自從父親因無法維持家務到關外當了兵以後，她老人家終日挽着一隻荊籃，跑學堂跑工廠，給那些穿西服革履的洋學生和那些工廠裏幹事的大爺洗衣服，沒清晨，沒夜晚的苦幹，每天只可撈上幾大枚，這……這是如何使她老人家難堪的啊！

在淡淡的燈光下，她擦着許多土圍牆走過去，終於在××橋頭停下來，佇立在石欄根，呆呆的瞪着兩隻眼睛，突然她腦袋裏像有聲音問着：

「你，你在這兒幹嗎的？……」隨着，她的心酸起來了，眼淚直往外冒，她掙扎的瞪大了眼睛，任那淚水在眸子裏旋圍。

立着，看着，一群污衣的人力車夫拉着空車走過去了，在淡淡的電燈光裏，軋軋的車輪聲細了，漸漸的消逝在東關大街的東北胡同裏去了，這裏又只剩下了她自己，孤單的立着，像一塊冷石般的立着。

橋頭下，獲城河的水潺潺的流着，青蛙鼓大了肚皮叫，時候已經是十點鐘了，夜風從冷落的胡同裏颯颯的吹出來，飄着她的衣襟和頭髮，因為時候已是深秋，風吹在人身上已經是覺得冷颼颼的了。

「踏！踏！踏！……」橋頭的那邊有規律的脚步聲響近來，她懂得這又是些憲兵和警察，她悄悄的溜到沒有燈光的地方，伏下來，像爬在戰溝裏士兵，不然，他們這一羣野獸一般的動物走過來，會嚴厲的大吼：「你是幹嗎

的！？」或者就要伸直了手臂恨恨的向她身上擰一把，唧唧吱吱的嘻笑着走過去，對於這經驗，她已經非常的老練，所以，一聽見兇兇的多數人的脚步聲響近來的時候，她便趕快的藏起了，待雜亂的脚步聲漸漸的消失了，她又悄悄走出來，依然板着那副慘白的面孔佇立到原處。

漸漸的，青蛙叫的更響了，夜風也大起來，這一位孤零的姑娘依然沉沉的佇立着，南邊××旅館門樓上的大時鐘，一刻兩刻的過去了，時候已經是十一點二十分了，××橋頭漸漸的冷落下來，她瞪着悲哀而失望的眼睛往城裏走去。

前面一輛洋車近來了，上面是一位長頭髮的少爺，她看的準。

「先，先生！……」宿店嗎？」她愧羞的抖起了嗓子叫了一聲，臉泛起一陣紅潤，可是紅潤只是一晃便消失了，臉上依然慘白的可怕，更加上了青色。

車夫瞪着眼停住了，少爺的嘴唇沒動顫，下臂却伸了出來在她的胳膊上擰一把，拉開了嘴唇笑，車走過了。

「嘻嘻，野……野雞！」卑視和諷刺的笑，刺激她少女的心。

「咚咚咚……」沈沈的脚步聲急急的迫近來，是一個黑臉蛋的孩子跑近來，全身只筒着一條褲叉，右手提着糖筐，眼淚爬滿了面部，驚叫着跳近來的。

「姐，姐，他，他打俺！……」急急的喘着氣，丟

掉糖籃直往她的旗袍下鑽。

「熊兒，是怎麼了！……」

「別響！玉姐！……」孩子小心的叫着，蹲在她的旗袍下，極力的壓低了聲音喘氣。接着是是一個黃制服的粗漢，兇兇的邁着大脚步起來。

「小三！賣零食的，怎麼就溜進旅館去！摸鈔票！真可惡，真！呀！他呀！在那裏？——你，你是甚麼！」他大聲的吆喝着，一把抓住她的肩膀，把她撕到一邊，扯出熊兒來用皮帶沒命的抽他的屁股，熊兒像宰殺場上豬一般的嘶叫着。

「他！他。還是個孩子，……你，你老人家！……」

「你插甚麼嘴！不干你的事！」粗暴的聲音說完，又用力的抽熊兒的屁股及背脊，待抽的疲乏了才停了手，咧開了嘴猙獰着的笑着，走近她來！

「你是甚麼人？」

「那你管得着！不干你的事！……」她氣憤的叫。

「別發脾氣！乖！乖乖！來！我的心肝兒……」他猙獰的笑着，用力的想把她撕到牆角處，她大聲的嚷叫起來，警察恨恨的給她一個大耳光，扭轉身來走了，這裏悄悄的剩下她們兄妹兩個，熊兒依然伏在地上呻吟。

「熊兒！那裏疼？啊！那裏疼？我扶你回家找母親！……」

熊兒瞪着茫茫的眼睛，嘴唇顫了幾顫才吐出話來：

「玉姐！俺這桃兒葡萄和花生米全沒有賣掉哩！回家，娘會打俺的屁股的！——噫！姐姐！俺冷！……」

「唉！這……熊兒！……你……」她更難過起來，這時弟弟却又挽起籃子，一拐一拐的往東關大街上走去了，哆嗦着身子不時的回過頭來以惆悵的眼光望望姐姐，小心眼兒裏老疑惑着姐姐在這樣的難過的生活下爲甚麼還是穿着這麼好看的衣裳。

她慘白着臉子茫然的邁開了步子，往城裏的大道上走去，終於在一條胡同口停下來，

這裏，電燈光很亮，洋車像長蛇般的排列着從她眼前走過，旅館的門前站着肥騰騰的胖漢子，不時，在西邊書局的玻璃櫥隔面拉開吱吱呀呀的留聲機，可是這聲音像跟她沒關係似的，絲毫引不起她的注意來。

急急的，一輛洋車從胡同裏跑出來了，上面坐着一位方臉漢子。

「老爺！住店嗎？……」她可憐的叫，老爺沒有轉頭，她躊躇的退了回來，心內真有說不出的難堪與氣憤，真想一把抓住那些有錢的傢伙，塞到嘴裏去，嚼爛牠，吃掉牠。

小賣拉直了嗓子叫，西關外火車大聲吼着，夜更深了，對方門樓上的時鐘的針已清清楚楚的指上了11字，街上的行人漸漸的冷落起來，短臨風佇立着，腳酸，眼酸，心

酸……到最後，她實在感到失望了，便踉踉蹌蹌的走出了城門往回家路上走去，臉子更慘白的怕人。

悄悄的走，在××橋頭和東關大街，更冷落得幾乎沒了人跡，只有那站在旅館門外預備接客的大伙子，打着盹，合隨着眼立着。她悄悄的走過去，又到這條土牆的胡同裏，終於又走到了那兩扇小白門外邊。

突然，那一副三角眼的可怕的女人的臉，像是在她的眼前；如狼嚎般的女人的聲音像衝碎了她的耳膜，她再也不敢望那塊石階，便悄悄的坐在一塊冰冷的石頭上去，聽着從那扇白門裏傳出來的「呼呼」的聲音，一定是那可憐的老母親又在冒夜捶衣吧！

腳邊亂石堆裏，促繹高唱着，她低着頭沈沈的想着，想着，潮風同冷風漸漸的襲上身來，她的身體有些冷意。夜更深了，她實在受的受不了了，鼓起了勇氣邁進那扇小門內，黑黑的過道裏，摸摸索着走進了自己的家。

「你……你！又是你獨自個兒……！」那蒼白了頭髮的老婦照例把眼睛瞪成正三角形，大聲的叫起來。

「娘，俺，俺……實在爲難哩？」

「米罐是空着，我看你明天早晨別吃飯！連你的老娘這一張老肚皮也得餓起來！你，你……我問你！你還打算活不活着……」母親埋怨着，用力的推她，撕她，似乎想一口吃掉她似的。

「你，你，真氣死人，唉！你，你……」母親用指頭

恨恨的點她，緊緊的咬着牙；這時她着腦袋燙的厲害，腦子像要迸裂出來。

「呼！」她暈倒在地上，頭碰在土地上，母親的生命一般的黑旗袍，染上了些污土。

「噯！你，你！是怎麼了啊！玉兒！是，是……啊！乖乖！噯！是我的錯，是你的老娘多嘴，並不是俺乖乖不拉客，啊，玉兒！不怨你！乖！醒……醒，醒來啊……」母親以後悔的聲音，親熱的向女兒耳旁喚着，可是玉兒却老是轉不過氣來。

「啊！玉兒！啊，噯：啊！你真死了嗎？啊！乖乖！噯！我的乖，你真的拋下你這蒼髮的老母親死去了嗎！噯！我的玉兒啊……！」她大聲的嘶叫着，號啕起來，可是四鄰並沒有一個人來勸慰，四下裏仍然靜悄悄的，只有胡同內的狗却同聲的吼起來，像是追逐着她女兒已跑了的魂靈，不，是「鬼」。

母親鼻涕淚珠的哭着，叫着，無奈的把手伸直又縮了回來，縮了回來又伸出去了瘋狂了一般的動作着，抓着地上的土。

十多分鐘後，玉兒醒了過來，慢慢的睜開了眼睛，身下覺得一陣難受，像是寒冷，「娘！……冷！」

「噯！乖乖！你是怎麼了，你剛才……是……是怎麼了！她不明白是怎的一回事，以爲是母親仍舊瞪大了三角眼埋怨她，她可憐的哀求起來：

「娘！娘！饒恕女兒這一次吧！下次，下次，我一定拉客的！」

「嗚！我的乖！別害怕……！是，是我……！」母親說着，把她扶到那架小木牀上，睜起了後悔的眼睛望着玉兒，似乎在說：「乖！是我一向待你太壞了！你！你！還是靜靜的憩一息兒吧！」

突然，房門推開，那個黑臉蛋的小孩子回來了。仍然拐着腿子。

「娘！饒我這……這一次吧！我……我……」可憐的低低的幾乎聽見的細聲響着，一個戰戰抖抖的小身體跪到牀下

悼 詩 人

——獻給志摩先生三週年靈前——

我一人枯寂着徘徊校園，

淒涼的音樂吹動着我的心琴跳蕩，

半弦的寒月射透了林梢，

地上的孤影使我感到生命的微小；

天空的星斗好像抿嘴暗笑，

一陣雁聲悠揚的飛過去了，

不由我生出無限悵惘！

在受寵的夜神的懷裏安慰，

我踏上土山看殘秋擺布的黃葉，

，手背抹着眼睛吱吱的哭起來，在他那凍青了的小腿旁，放着那依然盛滿了桃子葡萄和花生米的籃子。

母親不知是在甚麼時候，掉下了那輕易不會掉的眼淚，淚珠兒一串一串的落在玉兒的臉上，熱騰騰的。玉兒的鼻子酸起來了，失聲的哭起來。

當時這個小小的黑牆壁的房子裏，充滿了抽咽聲，蠟台上的蠟炬燃完了，快滅了，光圈漸漸的縮小起來。

外面，是都市的電燈光照不到的處所，只一片黑暗，蚯蚓嗡嗡着噪子叫，靜僻的胡同裏，狗大聲的吼吼着。

魏兆銘

靜悄悄地發出了幾聲嗚咽！

呵：志摩先生！中國的詩人，

你清脆的歌聲仍有人在唱在聽，

你的天才仍有人在推崇欽敬；

千古不滅的詩魂，

享受着天空的安靜。

可是你的不幸短命，

也可比與雪萊的於海永沉；

混世魔王的陣地，

再毀不了你藝術的宮牆，

我默然憧憬着幻想，

你的英靈復活在清馨的山崗，

披着長髮在緩步徜徉，

呵！今世何世？

無量數的魑魅魍魎，

馳騁在我們的田野，

如不產出一隻慧魄的獅王，

將見整個神洲，淪為羣獸之場。

別了漢皋

十 平安回到沙洋縣

這是一個村莊，村莊的四週圍繞着高大的樹木，驟見之，真有世外桃源的模樣。

這裏雖然比較沙洋要平安些，穩定些，但每天也有紅軍的偽巡查隊過來巡查，只是沒有在沙洋那樣底嚴緊罷了。

在這裏，已經不客氣得多啦！他們對待我的態度，只不過比較對待乞丐好一些——不，有些時也許還不如乞丐咧！——吃，每餐小半碗細米飯，一天兩頓。住，睡現靠近門角落裏放着雞棚的平舖在泥地上的蘆蓆上。

呵！志摩先生！請你安居天堂，

我那幾盆菊花已供獻在你的靈前，

象微着隱逸飄蕭，一塵不染。

我寫這一篇短短詩章，

是告訴——不相信人問得不到曙光，

愚公移山，鐵桿磨針，

人心不死，國魂復活，是在前程。

一九三四，九月十四日感於北平東北方。

寫於詩哲志摩三週年之前。

寒 梅

，夜來，身上衣單，已經覺得冷颼颼的，更何況沒有棉被呢？

為着挨餓與受凍，畢竟是患了痢疾。

自殺吧！未免太不值得。

黃昏後，我孤獨地在樹林裏踱着，想起了自身底一切

遭遇，不期然而然地淌下淚來。

我雖明知祈禱是迷信，但是，在無可奈何的時候，也惟有默禱着蒼天保佑以安慰自己的心靈。

「紅軍來啦！我們大家趕快逃吧！」

「殺人的祖宗來到了！快些逃避呵！」

「趕緊逃哪！」

一天早晨，村子裏忽然騷動起來了。

「紅軍要來的消息」傳到了劉老頭兒的耳朵裏，他趕忙走到我的面前：

「這會對你不起不了！請你立刻離開我們這裏，免得紅軍來了連累了我們老百姓。」

當然，這些話是由於他腦經單簡的緣故，我也不用分辯，便離開了他們的屋子，去躲在村莊外的瓜田裏，遠遠地瞧見紅軍趕來，便又鑽蘆葦叢中。

爲着受不慣他人的鄙視與奚落，也曾獨自離開過這個劉家莊，走了幾十里路程，去找尋別的躲避之處結果，仍然是退回。

真該感謝蒼天，共匪畢竟在第九天退出沙洋了。

從沙洋逃出來的人們，都好像是失去了靈魂似的，站在堤上，面面相覷，都是些淒涼的冷臉龐，誰都不敢趁着划子渡過襄河。

我爲着決意返省，所以在獲得匪退消息以後，便連忙趁划子渡河去沙洋。

找到了辦公處的測船，向兩個船夫問了些話，便去整理那些劫後餘物。

「徐先生！朱先生正在找你哪！」勤務王士楷忽然跑來

，十分高興的告訴我。

「現在他們在那裏？」

「都在吳家莊。」

「離此還不遠？」

「不過三里路的光景。」

「你有事嗎？」

「朱先生派我來找你的，李先生和陳子才，他們也都在一起呢！」

「好。」我爽快地說：「那末我們便同去看他們吧！」於是又趁了划子渡到彼岸。

遇見了朱君和其他的員役，當然是十二萬分底欣喜，大家互述別後飄零的情形，誰都以為性命是從滔滔的大江中撈得的。

在吳家莊宿了一宵，第二天商議了好半天，才決定趁着自己的測船返省。

十一 還是聽天由命

晶瑩皎潔的明月懸在天空，羣星環繞羅列着，月光射着大地，一切都呈現着沉寂的情景。

四野靜穆，除掉颯颯底風嘯與犴獐底犬吠，便只有我們船櫓的欸乃聲。

這時候，我們已經蟄伏在測船裏向岳家口進發了。順流行舟，當然是加倍的迅速。

我躺在船艙裏，潔白的月光從艙門裏透射進來，不禁

想起了蘇東坡的『赤壁夜遊』與高爾基的『伏爾加河上』。只是誰都不敢坐到船外去欣賞這大自然的美——因為襄河兩旁的小股土匪很多。

到興隆鎮還只半夜，上了岸，在測夫唐炳廷的家裏去睡了一會，又吃了幾個雞蛋，我們才下船，繼續前進。

在晨光熹微的時候，船已離沙六十餘里。

正待向南轉彎，岸灘上站着五六個灰布軍服底小伙子。我們大家以為他們是地方上的保衛團，所以當他們在岸上高喊着泊岸檢查，我們便命令船夫靠岸了。

「你們是那裏來的？」岸上的人神氣十足地問着。

「沙洋來的。你家！」李書記趕快從船裏爬出去，和氣地回答。

「幹什麼的？」語氣更加嚴厲。

「水利局。你家。」李書記微笑地回答。

「有護照嗎？」

無疑地，這必定是地方上的保衛團了，不然為什麼要看護照呢？於是朱君便從船艙的角落裏抽出那張摺着許多皺痕的護照，從容地交給李書記。

「這是我們主任的護照，如果你家要看我們幫辦的護照也有。」李書記恭恭敬敬地捧着護照遞過去。

「好。」那個年青的小伙子對着護照略望了一望，說道：「你們等一下，讓我去報告隊長。」

我們並沒有什麼懷疑，只是面面相覷地等候「准予放行」的好消息。

約摸一刻鐘的工夫，隊長來了。

適中的身材，方臉，闊嘴巴，高鼻子，戴着一副黑晶眼鏡，穿着藍色的綢夾袍，直貢呢馬褂，約摸有三十五六歲的光景。

他走近水濱，擺起一種小官僚的架子，挺着胸脯，板着臉龐，向我們船上望了一望，接着便注視他左手裏所執着的護照。

「那裏來的？」

「幹什麼的？」

「一共幾個人？」

「……」

他右手執着盒子槍，不斷地指着護照，又是問了那一套，當然，李書記也只得一一的回答他。

「嘿！好大的膽哪！你們必定是紅軍。」他放出嚴厲的聲浪，一邊撥動槍機對空中放了一槍，一邊吩咐那班穿灰布軍服的小伙子：「把他們捆起來！」

我們正待分辯，兩個年青的小伙子已經跳下船來。我們只得抱不抵抗主義。

兩條手拉那樣粗的麻繩，每根繩綁了五個人。

「我們並非紅軍，委實是水利局的。」我們大家還以為他們是保衛團，綑綁我們是出於誤會，所以不約而同的申明着。但已被押進一家破舊的茅屋裏。

隊長進來了，右手依舊執着盒子槍：

「搜查他們底身邊，有沒有金戒指和銀錢？」他吩咐押解我們的那個人，我們每個人的雙手是被綁着，也只得任憑他們摸索了。

「隊長！我們確實是水利局的！」朱君愁眉苦臉的解釋着。

「不管你們是不是水利局的人，我們也不難爲你們，只要你們趕快寫信到家裏去，叫他們趕快把錢送來，現在限一個月爲期，每人一萬元。」他咆哮着：「要是一月後不理會，那只有請你們諸位吃槍彈了。」

這時候，我們纔知道又是遇着土匪。

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大家垂頭喪氣，只是面面相覷。

「隊長！我家父親是做豆腐的，那裏有一萬塊錢來贖呢！陳子才是最膽怯的，他首先哀求釋放。」

「不是哄騙你家！我們這些人都是在沙洋築堤的勞工，爲着沙洋到了許多紅軍，連衣物都搶過乾淨。所以不得已趁着自己的船返省。求你家行善，把我們釋放回去，永遠勿忘你家的恩德。」李書記降低了人格求他釋放。

「談何容易！一個月中間也難遇這樣一二次的賣買。」

「他猙獰地冷笑着：『閒話少說：你們究竟預備怎樣？寫信呢？抑是派人回去？』」

「你趕快去招呼他們把船上的東西搬上來，用大車裝

回去。」他吩咐那看守我們的小伙子。

繩子細綁得那樣緊，任你怎樣哀求，還是不釋放。

「唉！還是聽天由命吧！」沒法，只得迷信着「宿命論」，安慰着自己。

「砰！」

「砰！砰！」

「他媽的×！瞧他多麼狠！」

「砰！砰！砰！……！」連珠般底槍聲像爆竹一般的響着。

據說又做到一筆好賣買，截住了八隻鹽船。

每隻船上取出八十塊錢來做買路費，便讓他們駛向沙洋去了。

人是最靈敏不過的動物，見了亮晶晶的大洋錢誰不愛呢？他們圍着分贓，看守我們的那個小伙子，也早就跑開了。

我們便趁這絕好的機會要求匪隊長釋放，費了許多唇舌，才獲得應允。

眼睛着自己的衣物裝上大車推向村子裏面去，自己的書籍等物堆積在地上焚燒，但誰還有心管這些，只是像囚犯遭逢大赦似的跳下船，連忙離開這駭人的地方。

暑期記事小擷

郁英

郊遊遇雨(三)

空中絕無半點雲翳，太陽發瘋似的，向着空中和地下，猛烈的射着。一條修長的大街，沒有舖柏油和石子，行人和車馬捲起來的塵土，又白又細，迎面撲來，只好讓牠隨着呼吸，一口一口的吞下去！

小城市的暑期，最是難過，熱氣熏溼，陰溝和塵土堆上蒸發出來一種奇絕的酸味和鹹味，隨時播遍空中，格外令人苦悶而慵倦。

掩着鼻子，胡亂衝出了城關。雖然郊外也是一樣的熱，可是與城市的熱，却迥不相同。

空氣非常寂靜，偶然從綠蔭濃處蒸出一點昏暈似的滋味和香味，隨風四溢，却不能不啟動老大之悲！

臥在曠達的田野間，臥在一個濃蔭的樹林下，臥在清涼的小溪邊，自然感覺涼意濃厚，但是沒有風息，仍不免板滯之苦。

極容易啟動悲感，雖然明知那是無意義的。可是什麼是有意義的呢？在這凄苦的人生裏，經歷了將近十九週年，我沒有看出什麼是有意義，也沒有得着一絲一毫的禍福。只在這昏暈似的迷戀似的程途上，滿載着無限的悵惘，

很艱澀的又很輕易地踱過去了。可是呢？瞧瞧我頭上的天，高高的傲慢態度，是在睥睨一切呢？但太陽的光和熱，又多情的逼在我近旁，又似乎在溫慰我的無聊。

我的理想總不能變為事實，就像今日這樣的熱天，究竟熱到什麼程度，那怕把我溶化了呢，那怕地球焚毀了呢？終究是有趣味的一樁事。可是偏偏事與願違——一明如鏡的蔚藍天空，不知從何處飛來幾股白雲，剎那間絢燦成彩，東南風起，麥穗飄擺着錦花燦爛的波濤。漸漸的涼爽來起。

轉瞬間彩雲舞罷歸去，天空換了一副灰白面孔，東南風轉了不定的方向，飛鳥歸巢。一片亮光突然一現，雷聲從遠方山後震來，莽莽大地，都在一片烏雲底下籠罩着，一切都緊張到萬分，我却極舒閒的靜觀這所謂一切一切。「一起去吧！要下雨了」我的一個精神告訴我；接着幾絲細雨疎疎落落覆在我的身上，但我沒有動，靜靜的仰臥着。

老實說吧！我想起去，臥在一個廣漠的郊原，等候一個撼山震獄的大雷從我的身邊擦過……

八月九日

蓮瓣紛紛降落(四)

夜來滴答的下了半宵雨，夢兒沒有寧貼，更敲已盡，魚白色的光線，把花影兒映入紗窗，夜幕借着烏雲悄然離去，雨止了，空氣清新無比！

大清早起，走出房門，尙感到輕微的涼意。溽暑未興，滿庭芭蕉和茉莉，如出浴美人，啟示着涼豔之情！

門外來了一個賣蓮花的。朵朵白蓮，尖端摻入絲絲紅線，斗然清素欲流？「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下的雖不是春雨，賣的也不是杏花，而這種情景，潛伏着宇宙間生機的萌芽，令人幽然悠然，直至於思議無窮！信手買了幾朵，插在瓶中，把來置在案頭，陪我清坐。

誰說買蓮不是愛蓮？因為愛而折毀了她，於理似乎不合；但是造化播弄着我們，却非背理不可，我不能想別的，只能說一聲「殘酷的上帝！」

一片蓮瓣飄然落在案頭，鏡角已缺，實無再圓之望，惋惜一會，小心把花瓶拿起，送到蒼苔點點的石階上，讓花草露珠陪着，或可增加她生機的一點效能吧！

已開的蓮花，漸漸的凋謝了，蓮瓣紛紛降落苔階，才一轉瞬間而已。錦繡的年華，悄無聲息的逝去，物猶如此，人何以堪！其實已經開過的花，生命史上也能展開一頁可以苦笑的紀念。還有那未開先謝的蓮花苞呢！

已經到了她的春天，她沒感到什麼，只姍姍的離開故

枝，被造物者送到一個瓶子裏，那是畸形世界啊！但她那裏知道，也許知道，可是知道又有什麼辦法呢？一掬豐素的苞兒，沒有向那生命的前途展去，就這樣地頹萎了憔悴了！

這是一個可驚懼的境地，前有峻陵，後有深澗，但我們寧前進而不能後退啊：已開的蓮花，已經奮勇前進了，老去的韶光，忍痛的讓它流盡，那還算是聰明的，可是未開的蓮花呢，眼見得就於支離了；搗了生命之圖來，沒有展示給人們，竟歸去了，總算辜負了她的使命！「開吧！蓮花！我助你開開吧！」我用手輕輕的播着，蓮瓣都落下了，苔衣點點的石階，臥着一堆蓮瓣。我心旌搖搖，不知何之……

然而能想什麼呢？只能想到「殘酷的上帝！」

八月十日

夜

——鄉居雜記之二

傍晚的天色，是那樣的好看；片片的浮雲游蕩在灰藍色的天空裏，山巔的半邊紅球，映照在溪水中的倒影，在這時分外顯著；灰黑色的浮雲，鑲着騰黃的金邊，遠遠的消失在天邊以外；翠藍色的山丘，已變爲黑色的水，陣陣的歸鴉，繞着古樹邊喳喳的叫着，山頭的小樹，已在黑暗中消失了。農夫牧童樵子也緩緩的回家，田間已無勞工的踪跡了。

眼的視線，漸漸的模糊起來，距離漸漸的縮短。半邊紅球消失的所在仍然保存着半天的紅光。黑潮漸漸的籠罩了大地，海藍色的天空上點綴着幾顆明星。

大地是已睡熟了，只有它們好像還在那里談笑着，世人的迷離。牆角蟋蟀的唧唧聲，和着鄰村的犬吠聲，噓：……噓……遠寺裏傳來的鐘聲，奏成了頓挫的節拍，悅耳的音樂，穿透了古舊的窗紙傳了進來。無聊的我，獨坐在長桌邊的一個方凳上，守着一盞螢火似的煤油燈，一股股的寒風吹了進來，也不知道我穿衣有些單薄的緣故，侵逼的我發起噤來，微微的燈頭，幾乎要和燈心脫離關係。

半夜三更裏，嘈雜的聲音在這里已是聽不到的了。就

浮華

是白晝也沒有那樣亂七八糟，火車的叫聲，汽車的嗚嗚聲，……：在這里更是聽不到的，這里算是寂靜到萬分了。隔壁的鼾聲都能聽得清；有時有幾聲犬吠來衝破寂靜，但移時，又繼續的寂靜下來。「寂靜」是在我腦海中永不丟掉的刻痕。

「呖！鄉村的晚上，原來是這樣的滋味，生來這要算第一次享受鄉村之樂了。」

她是如何的美麗啊！青絲似的頭髮，長長的辮子，垂在臀部的上面，剪的瓣廉恰與柳眉垂齊，一對烏溜溜的眼珠兒，充滿了迷人神情的魔力，櫻桃似的小口，配着蘋果似的臉蛋兒；一身青素衣服，走起路來忒忒忒，那是如何的動人！比起來我們學校裏所謂皇后的好得多了！——據我看來——她們的過去，在我腦海中的印像，這時一幕一幕的又在重映了。

夜神是這樣的討厭，延誤着不向前進行。「夜之神啊！你能加快馬力從速進行麼？明天我再遇上了她，一定盡唐突的問她幾句！」我這樣的想着。

文壇鱗爪

一，郁達夫自與王映霞結婚以來，情好彌篤，極盡琴瑟之娛，不料於民二十一年春，乃有仳離之訊，其至友王獨清聞之，不勝詫異，作詩寄郁王，其詩云：

聞道郁王事，我心頗悽愴，前日爲鴛鴦，今朝更參商，記得初相識，過我夏日長，男謂木乃伊，今始見太陽，女謂如絲羅，永托喬木旁，並坐復並立，時時都成雙，佳婦爲嬌容，才子揮文章，搜羅古名媛，填入新詩行，具亞特麗采，勞拉喬治桑，有物照丹青，必是此紅粧，悲矣別數年，消息總蒼黃，綠蔭子滿枝，錦瑟成徐娘，夫婿傷志大，一旦變蕭郎，西河何無情，好花遽飛颺，本都採紅豆，却成斷綠楊，昭君從此去，金房徒空茫，我雖不相見，感舊斷中腸，人生竟如此，變化太無常，歎歎復歎歎，前後感茫茫。

王郁分離不久，復歸合好，抑此詩所感動乎？

二，詩人徐志摩未與陸小曼結婚時曾與東南大學教授韓湘梅戀愛，後韓與徐之友人張韶海結婚，其各個之友誼關係依然維持也，徐在北行墜機之先，過南京，館於張韶海家，有座客爲看手相，語多詼諧，旋自視其手曰：「紋惡！吾死期將近矣！時楊杏佛在坐，戲曰：明日坐飛機，要當心」徐曰：「吾死汝必爲收屍」，不

心 芬

料次日果肇禍，時楊已返滬，得訊奔濟南，爲歸骨浙中，韓湘梅在中大得訊，痛哭失聲，向學生述此事，猶爲泣下也。

三，一九二九年冬，魯迅寓上海橫濱路，對過景雲里住在馮泉。魯迅不常出門，亦不常寫文章，僅往內山書店去談天，有一次，有人見其手持一瓶牛乳，觀兩個車夫打架，他佇立好久，目不轉睛，那人問道：「這有什麼意思」？魯答曰：「惟有打架時才看出人類的真性」！

四，天津抑揚文藝社，日前開成立大會，內分研究，討論，讀書，寫作，出刊各部，不久將出一大型刊物，並開文藝展覽會，將別開生面也。

五，天津有愛好文藝者，於暑期中，組織野草研究社，最近擴大組織，招新會員，不久出版野草半月刊云。

六，周作人先生於暑期前去日本遊覽，曾與日人井上紅梅談話，曾刊於改造上，據說渠此行爲蒐集日本文學材料，並談及魯迅近來創作，只有理論，批評張恨水之小說爲低級趣味，談不上文學，其現有得意弟子只三人，一爲俞平伯，二爲廢名，三爲冰心。

青年園地

父親的病

在未病的前幾天，我們已看出了父親的樣子和往日不同，他憂鬱，愁悶，煩燥，無聊，少言語，整天的在屋子裏來回的踱着，手托着腦袋。有時坐在椅子上，也有時哼啞的嘆幾口氣。

無疑的，是要生病了，我明白了，而且早已就擔憂着。

父親，他有他的悲哀，他有他的愁苦，他有他的計劃未實行，他的真摯的心，被人們冤屈了！所以他才有這樣的狀態！

不但我是這樣，我們全家也是和我一樣的；果然：

第二天夜裏。

父親痛苦的叫了：

「我很難受，肚子很痛！」

母親打了一盆水，找好掃帚，燃着燈，一切預備停當，待了沒有二分鐘，父親果然吐了一大堆：是白天吃

的東西。並且還嘔了好一會。

吐完了，父親睡着，母親却不很理會，因為她有一種經驗，知道父親一有病，無論是大小病，總是嘔吐，然而吐一會定然就會好的，所以這一次一定不能例外。

看着父親睡熟之後，並沒有什麼變動，母親滅了燈，打掃好了一切，安心的也睡了。

這些事我都不知道，因為我睡在內院的屋子裏。

次日一清早，在我跑進父親屋子裏的時候，父親却正在昏迷的睡着，母親小聲地告訴我：父親的病和昨夜的一切情形，並且叫我上街買一些無極丹，避瘟散之類的普通藥品。

我去了回來，父親依然在睡覺，母親將他叫醒，似乎有點神經錯亂，迷迷糊糊把藥滿吃下去，還是一樣的睡覺，我們一家人也照常工作着，似

乎不知道父親的病，又似乎知道父親不久即可好的。

第二天父親的病還是一樣，似乎更加重了些，母親發愁了，讓我請醫生去，說附近的醫生不好，必須到八里外一個叫不出名子的小村裏，去請父親的老友而且又是父親平日最信服的一位醫生。

約莫在十二點多鐘，醫生來了，請到父親屋裏，父親清醒了一點，含笑的問題：

「又有多少日子，咱們沒有談話了！」

「是呀！兩個多月了！」

醫生說着順手將父親的胳膊拉過來，輕輕的放在枕上按了按脈，回頭拿過筆來準備開方子，母親却在旁邊壓低了嗓子問：

「要緊不要緊，先生？」
先生笑着摸一摸衣角。

「不要緊，這並沒有什麼病，不過少微的受點感冒，幾天就會好的！」

「先生，用不着隱瞞，都不是外人……」

「是！沒有什麼！」

一面說着，一面寫着，一會，開上了十一個藥名，末後另寫着半行小字，大概是說用什麼爲引，下面三個大字我却看出來了：「水煎服」。

又喝了一會茶，醫生去了，我趕緊去買藥！

晚上，父親灌下藥去，還是昏迷着，給什麼就吃什麼，不給也不要吃。

母親，大哥，大嫂和我，臉上都帶了一層愁容，決定今夜不睡，侍奉父親。

他照常的昏迷，一夜，也不知是在睡覺，是在昏沉，醒，祇是不說話，不喝水，也不吃任何東西。

次晨，我又去請醫生去了，母親却一面背了我們把堂兄叫過來，是商

量父親的後事，置棺木，作壽衣。

請過醫生回來，嫂子們在院裏低語，臉上都帶了恐怖的颜色，在我走過的時候，她們都閉住口不說了，然而我已經聽到了一些散碎的句子，什麼買黃綾子，買朝靴朝帽，叫誰做襪子，叫誰做小襖等等。

回到屋裏，心中像壓了一塊重大的石頭，又好急，又好氣，爲什麼父親這樣的一點病，就做壽衣呢？這不是「預凶事」嗎，難道說父親就死嗎？我從此就沒有了父親了嗎？難道說他們願意父親死去嗎？我決定見了母親，要把這件事情攔住。

伏在桌上，我情不自禁的哭了起來！

母親進來，一看就明白是怎的回事了。

「孩子，別傷心，你爸爸是總會好的……」

我更傷心了，想一古腦兒把做壽衣的事情說出來，然而嗓子裏有一股氣塞住了，一時說不出，母親却一五

一十統統都說明白了！

「不要難受，先生不是早已說過了嗎？父親的病，不要緊，幾天就會好的，我們不過早點做出衣裳來預備着，現在不做，你要知道你爸爸已經五十多了，也早點預備爲好，這於你父親的病沒有什麼關係，孩子放心吧！」

母親的聲調，格外的柔和，格外的溫順，一時我聽了更加難受起來。一連是兩天，父親的病。反而加重起來，昏迷故然還是昏迷，然而又添了說胡話的毛病。這使我非常的恐怖，我覺得不是我父親了，一切都失了常態，兩手在空中亂抓，嘴裏盡是些聽不清的話，我問他說什麼，他似乎不懂我底話，祇是胡亂的說着：

「呀！不行嗎，現在的世界不行嗎？不准好人存在……」

「我祇有從實業方面努力吧……種樹……栽……」

「……南堤很好……種點……」

……」
我想接着問下去，然而不等我說話父親又閉了眼，呼呼的喘氣，任憑你怎樣的問他，他總不回答，急得我止不住的又灑了幾滴眼淚。

又換了幾個醫生，又弄了些偏才，所有治病的方法都想到，雖然藥的名稱及治的方法不同，然而所得的結果却一樣地無效！祇有先前請的那位醫生說：只有大便一通，便有轉機。什麼都絕望了！我們全家的人都茫茫無計，只希望他大便快通。

「……天保佑吧！讓他好了吧！……」母親流淚祈禱着。

直到夜晚，父親忽然大便下來了，我們全家當然是又驚又喜，以為父親從此就要好起來了，當我捧出一盆黃膩膩的大便來，堂兄堂嫂們，都有一副希望的颜色掛在臉上。

夜裏，父親並不墮語了，他不閉着眼睡覺了，祇是躺在牀上不動，兩眼有些直視，眼珠子不動，最顯明的徵象，是喘息得突然利害了。

知道事情是不好了，母親趕緊叫過堂兄來，讓人們整清屋子，弄一個適當地方，備父親停放靈柩，嫂子和其餘一切女工們匆忙着拿出壽衣來，給父親穿戴好了，祇有等着父親咽氣。

我看了父親穿好壽衣，真好像一個死人了，祇是多一些喘息的氣，我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情緒，覺得一切都完了，從此再過不了幾分鐘，自己就成了一个沒有父親，照管的孤兒了。

父親喘息的氣，漸漸的由大而至小了，由響亮的面至於低微了，母親將煤油燈放在父親面前，大哥，大嫂，母親，我，和兩個小弟弟，圍攏了過來，站在父親面前，嚴肅的，悲哀的，終於母親開口了：

「看看我們娘幾個吧，再不看不能看見了，有什麼話，你就說吧，就囑咐吧，如果沒有什麼，你就放心吧！我們什麼都辦好了，也用不着你惦念……」

母親說完了話，並不哭，也不流淚，祇靜等着父親口裏發音，然而父親並不說話，祇微微的喘息着，待了一會，似乎有兩條眼淚流到了他的頰部，接着嘴唇顫動了兩下：

「……有法子麼？……沒法……唉……」

以後就閉着口不說了，又喘息了約三四分鐘，忽然一陣咳嗽，似乎有一些東西，塞在父親的嗓子裏並沒有出來，父親就隨之而閉上了眼和嘴，不再喘息了。

「父親哪……父親……」
「嗚……嗚……」一陣哭聲

※ ※ ※

父親就這樣的病死了，然而害父親致病的那些人們，還存在着，並且更加飛黃騰達了！

二十三，九，二，於二職。

在將死未死之際，先替病人把壽衣穿好，同時把他由炕上移下來，設在另設的木榻上以待其死，這是北方的習慣！

編者！

離家

馬聚文

「明天就走嗎？」母親剛在廚房裏出來向我說着，順便把衣服的小底襟扯出拭她那溼淋淋的手。

「可不是——」我一邊洗臉一邊說「明天就該走了。」

白駒過隙般的光陰，一時一刻的奔馳着，彈指間又到開學的時候了。因為種種關係，不覺又勾引起放假時C教員的一段話：

「諸位！本學期業經終了，在這時候諸位要沉下頭去想想：自己在這學期做了些什麼？有沒有顯著的進步？同時以往的好的，我們固然還照着去進行。不好的那末我們要洗刷淨盡，完全滌除，並且立定一種志願，自己擬定一個下學期的進行方法，刻苦用功，力求深造，以備將來應世的基礎。」

二十多天的年假過去了，自己回頭想想到底做了什麼？自己也莫明其

妙。以前的不好的壞的矯正了沒有，恐怕不獨沒有改過，而且又多添了種種不良的惡習慣。以我這樣沒志氣的人，不知改過的人如何能夠應世呢？更何能對得起教員的諄諄教誨家庭的培植呢？

這時心中如蠶在繭，時刻不寧。又好似在懺悔自己的沒有意思，其實這又何必呢？真的心中一縷一縷的如波濤，一縷一縷的如亂麻……正在憂思解脫不開的時候，忽聽三妹在院子裏說：「大哥——吃飯吧！」

我趕忙把憂愁收斂了，慢慢的從屋裏走了出來，長工也回來了，我糊亂的吃些稀飯，因為我在這未離開家鄉之前，還想出去會幾個老同學。

蔚藍的天空，太陽已經高懸半空了。雖說現在還是廢曆正月初四，然而從微風中也可以覺到溫和的春日的來臨是在眼前了。

從家門出來，經過大街時，道旁的人還是和往日一樣：老的都是圍坐閒談，少壯的多是耍錢，一羣小朋友是正在那裏做捉迷藏的遊戲。我平日什麼都做，不獨愛和小朋友為伍，而且也愛耍錢，更愛聽長者津津樂道的民間故事，尤其是朱元璋放牛，劉秀遭難等有名的故事。所以全鄉的人都是我的親愛的同志，本來是在一塊的，不過我因離開家鄉，不得不暫別，兩方面的臉上都現出一種不得已的表情，互相注視着不發一言，我點着頭一步一步的走過去。

信步走來，無意中邂逅同學張君：「老張！你到那兒去呢？好幾天沒見了。好嗎？」

「你到那兒呢？馬！」

「隨便走走。」我說「你到那裏？」

「我也沒有一定的地方。聽說；

天主堂今天是站禮，非常熱鬧，遠近二三十里的教徒都來了，去嗎？」說畢，帶着希望的聲音看着我。

「好！我們同去吧！」

走了約莫十多分鐘的光景就到了：那裏是高大的新式房屋，聽說還是外國人計劃的。房的一進門的正上邊掛着天主的像，下面做着各種的花樣，神甫在那裏領導致祭，教徒都在後面跪着，口裏還念念有詞。在裏邊走了一個遍，有神甫住宅，先生住宅，教友休息處，聚樂處，真的應有盡有，又因為靠近河水，造成了一幅天然的畫景。

在天主教堂出來，時候已是近午了。

歸來的路上，我一邊走一邊想，參觀天主教堂使我不能忘懷的就是：我們這村統共二百七十戶人家，信教的就有百十餘家，各個人每天祇是禱告，爲了要救自己的靈魂，死後得上天堂，因而田園荒蕪，也不知有多少，牠的發展，現在還是有進無已。

有些寒心，很不得把去收拾行裝。傳教的神甫教士殺個乾盡，把我村的被渲染的人民叫回來。

不知怎的張君見我不多說話，好像知道了我的心事，他對我說：「咱村若不能改進，將來不到十年就會要成爲一個天主教化的農村了。」

午間連家也沒回去，在張君家吃了一頓。飯後又出去閒走了半天，回家已是萬家燈火的時節了。

走進大門來，靜悄悄的毫無聲息，從窗隙中隱約看見屋裏一盞半明不滅的殘燈。開了屋門進去時，祇見母親在炕上坐着做針線，三妹正在桌上玩她的不倒翁，我進去就坐在炕沿上，誰也沒有話說，仍舊是寂靜無聲，祇有那空氣微微的波動一下，隨即又沉寂下去了。

隔了一會，母親說：「你去吃飯吧！在小火上放着呢！他們都吃過了。」

我馬馬虎虎的吃過晚飯，已是二更時候，我因爲明天早晨就走，所以

我收拾東西，母親仍舊在給我做衣服，不由得就想到孟郊的遊子吟：

「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真的慈母之愛是無微不至呢！

諸苦備嘗的母親！刺激深厚的母親！感覺靈敏的母親！早就體察到離別在即，不自然的說道：「長的這麼大了，出去沒有人照料，什麼事就靠自己處理，千萬要小心謹慎，不要做冒險的事，對於錢文，該化的就化，不該化的自然要儉省，你要知道家中的困難是如何？不要祇是孩子般的不懂事……」

說着，母親不由的滴下淚來，我因爲母親的哭，又勾起我的回想來：在去年一個秋天的早晨，家人都在忙着過節，忽然一股惡消息傳來，說我的姐姐逝世，母親即時暈倒在地。想不到的刺激，母親都已嘗到，想不到的厄運，家中都已遭受，即如今年三弟的逝世，人們還批評我母親的待遇不週，母親是一家的主婦，何能

脫逃這種嚴厲的批評，更何能申訴呢？唉！這種冤枉沉在母親的心中，只有天知道。就爲了這些，母親的健康一年不如一年，母親的心事，我何嘗不知道呢！然而我又有什麼辦法！

夜深了，街裏正是打三更，人們都已入了甜蜜的夢鄉。「還沒有收拾清楚嗎？該睡了。」母親含着淚說。「收拾好了。」我也淌下淚來。躺在坑上祇是翻來覆去不能成眠。

小說漫談

小說是我們青年學生所愛讀的，有廢寢忘食連篇以讀之者，有在課室裏聽講把小說藏在桌子下邊以讀之者。

小說的魔力是如此的大，尤其是現代的戀愛小說，更使青年百讀不厭，從前報載有一青年自殺，身上帶着一本少年維特之煩惱，此可知小說的魔力之大，沒有國界的。

中國小說演化的程序，雜見於各書，依我的意思，可簡單分爲兩類：

天還未明，母親就給我做飯。臨行時，母親在晨光暗淡中送我出門，一逼走，一逼說：（奎兒！出去要謹慎小心些，外邊沒有人照料，不要老是一股的性子，你已經大了，什麼事也要忍耐些！……）」

母親說着，又傷心起來。就在這頃刻，長工就給我肩上行，李西慈母分別了。

這時大地的四週仍然寂靜，閃閃

一，筆記體之文言小說，二章回體之自話小說，斯二者漸漸演進，雜以歐西之體裁！遂成今日文藝界之所謂創作與散文。

西洋小說可大別爲二：一，長篇小說；二，短篇小說（此非僅指篇幅之長短乃作法之不同），長篇所寫爲縱剖面之人生，所注重爲人物性格之開展，而其結構鬆散；短篇所寫爲橫剖面之人生，注重在事實中一 Climax，人物與結構方面均極精當，故能有

的晨星還帶着微光。祇有那邊的道上有我兩個行着，霎時穿過樹林越過高山離故鄉愈遠了。

路上的風兒一刻比一刻的大，把天也刮的黑暗了，這時忽然又思想起早晨和母親離別的情狀，和昨天的事情，不覺又流下淚來。

一九三四，四。

完全之感應，合一之印象，胡適先生曾說過：「短篇小說是最經濟的文學手段，描寫事實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滿意的文章。」（見其短篇小說集）說的實在切當，長篇小說如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小說，短篇小說如法莫泊三（Maupassant）的小說，都是。

現在的一般繙譯小說，意譯者，多不傳其真情，直譯者，多不明于文理，真正好的有文學價值的譯品，直是鳳毛麟角了。

二三，九，十七，寫保定。

本社徵文揭曉

前中國文化學會保定直屬支會委託本社辦理暑期徵文，至本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共收到應徵文稿三十五篇，茲按照徵文辦法第六條之規定評定甲乙兩等，如後所有應徵現金一律交由本社直接遞寄，惟第三名署名者稿未載真姓名，及肄業學校應限於十月三日以前補向本社聲明，過期如聲明即取銷得獎資格，以牛清江遞補。

得獎名次

名次	姓名	文題	獎金數	學校及年級
第一名	劉 釗	農村素描	十元	育德中學高中二年級
第二名	楊鳳程	外患聲中	五元	保定中學高一
第二名	呂紹漢	同	五元	保定中學高二
第三名	龔	同	三元	未詳
第三名	甄成德	農村素描	三元	邢台師範五年級
第三名	王萃文	同	三元	保定中學高二

此外牛清江、孟重民、劉承棟、郭蔭松、劉國華、楊軍程、張蘊臣、安步周、楊作霖、劉文湘、王聘一、戴照增、陳春霖、苗啟新、鄭松友、張修真、高體年、李英、楊樹森、馬魁元、林繼恕、張培承、崔復日、李毅魁、趙啟仁、范振興、宋敏學、馬成學、董炳琛等三十九名一律贈幽燕半月刊半年。

西北公論 第八期要目

評 短	社同人	定價
日俄戰雲與西北邊防	漢傑	每期大洋四分
黃慕松已抵拉薩	卓如	全年八角
英日復盟與遠東局勢	劉恩	代售處
對於第五次代表大會的貢獻	雷伯豪	：全國
生產教育與現代中國	漁甫	各大書局
大學畢業生失業原因的批評	沐鴻	
察哈爾省龍關縣的概況	老鄉	
東歐公約與世界和平	西北大事述要	

保定大益印刷局

本局承印各種書籍、報張、傳單、廣告以及畢業証書、工精料美、定價格外從廉、定期不悞。

本局謹啟

保定振民日報 每日一張

是復興民族的利器
 是救濟國難的先鋒
 是保屬民衆的喉舌
 是傳播文化的機關
 歡迎訂閱 報費 每月二元 半年一元
 完備 消淺文 息顯字

社址：保定穿行樓東二十五號

本刊投稿規約

- 一、歡迎一切關於文藝政治之文字
- 二、文稿須繕寫清楚并在稿末註明投稿人姓名及詳細通訊處
- 三、譯稿須註明所譯書報之著者姓名及出版年月
- 四、來稿經刊用後當酌酬現金或本刊
- 五、來稿揭載後版權仍歸作者所有
- 六、來稿請寄保定振興里十四號本社
- 七、來稿本刊編輯人得酌量刪改之不願者請先聲明
- 八、來稿如不揭載概不退還欲寄還原稿須預先聲明並附郵票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商務印書館 幼童文庫

第一集二百冊發售預約

（冊數）全集二百冊六開版式用厚紙彩色精印（定價）大洋廿五元（預約價）大洋十五元（郵費及包裝費）國內各行省大洋一元二角（截止期）廿三年十月底（出書期）分四期出齊於廿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十二月十五日十四年一月底二月底各出五冊△樣本及目錄索閱即寄（編輯人）徐應昶主編沈百英宗亮寶趙景源

幽燕半月刊

第三卷 第九期

民國二十三年十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 幽燕社
 發行者 幽燕社
 印刷者 益世印書局
 代售處 保定各學校傳達處
 定價 全年一元五角 半年八角 每季五角